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十七

宋 李燾 撰

真宗

大中祥符五年春正月癸酉命翰林學士晁迥樞密直
學士劉綜知制誥李維龍圖閣待制孫奭同知貢舉上
作詩勗以掄材之意始遣內臣二員承受奏報 蘇州
言水災詔蠲其民秋租 杭州言浙江壞岸漸逼州城

望遣使自京部埽匠壕寨赴州歲役從之仍令馳驛而往轉運司更互檢校

乙亥贈左僕射宋白卒有司議謚曰文憲內出密奏言白素無檢操不當獲此謚遂改為文安 賜處州處士周啓明粟帛東封初啓明舉賢良既罷歸遂不復有仕進意教授弟子百餘人時號處士於是轉運使陳堯佐表其行義於朝故賜之

己卯令僦官舍民無出錢三日以雪寒也 三司言左

藏三庫承前各置官吏今請併為一但置監官二員從

之

韋氏會要云近年已省一庫今復併三庫為一庫後以官少事煩遂改如今制當考

京東都

大巡檢胡守節言部民王吉知羣盜匿所密以告官請
俟禽獲以其贓給之上曰如此則被賊之家無乃重傷

乎宜賜官錢三萬贓悉歸其主

胡守節未見

河北轉運使言鎮定都部署周瑩曠弛不任職壬午徙
瑩知澶州命步軍副都指揮使王能代之瑩在澶州州
解之側屢有寇盜宰相以瑩位居將帥不能以威望鎮

靜請復徙他郡上曰處之閑僻益便其自奉耳乃下詔督責令其擒捕時發卒修河防而軍中所給糗糧多腐敗不可食又役使不均瑩弗能卹以故亡命者甚衆

詔如聞保州遣兵襲賊私越北境疆場之事尤務謐寧其令本州按罪痛繩之分遣使臣馳詣沿黃汴御河

州軍申諭守臣謹護隄岸棣州言河決聶家口請徙州城上曰城去河決尚十數里一方民庶占籍甚衆未可遽徙也遣內殿崇班史崇貴內供奉官王文慶與本路

轉運使規度完塞仍具利害以聞 三司借內藏庫錢
五十萬貫

癸未令保安軍稻田務旬具墾殖功狀以聞是軍地接
蕃境屢詔修廣屯田自高尹洙軍事罕以聞奏故督責
之

甲申遣內供奉官王懷信侍禁李晏詣秦州小洛門置
寨採木令秦州以騎兵百人步軍五百人防從無得廣
興兵甲以疑戎人 司天言太陰當虧不虧宰臣表賀

乙酉并州上芻粟之數可給四五年上曰河東仍歲豐
穰儲峙尤廣自今諸路稔歲宜以時積穀為凶年之備
因言蜀中儲蓄甚鮮陳堯叟曰兩川地皆肥饒而民不
務儲蓄或小歉則每以蔬芋充食上曰河東北非粟不
可務農寶穀乃國家養民之道也 閭闔門內有人每
夕身有光能於隙竅往來無礙上謂宰臣曰此必妖人
惑衆令開封府擒捕禁約之 詔文武官薨卒當定謚
者自今本家申請即准故事施行不須奏入俟報 詔

殿前馬步軍揀補禁軍捧日上三軍每指揮及三百人
龍衛上四軍每指揮及二百五十人拱聖驍騎驍勇寧
朔神騎雲騎武騎每指揮及三百五十人並於次下軍
額選揀升補上曰安不忘戰古之道也仍令擇材勇者
引對補之 契丹每遣人至寧化軍詔於橫嶺鋪治館
舍以待之從河東緣邊安撫司之請也

己丑詔以霖潦害稼除開封府民所欠秋租

壬辰令河陽出廩粟萬斛減價給糶以惠貧民

上封者言貢院鑰宿後即有晁迥李維家僮旦夕至省
前誑求財貨望令開封府捕逐上遣中使諭迥等止絕
之使還具言迥維憂畏狀甲午賜迥維手詔慰撫焉

京城常平倉置七場分糶米糧趨市者衆或至壅隘詔
分為十四場以便民 令滑州出常平倉粟賤糶以賑
窮乏

丙申詔緣漢江州軍渡船力勝錢並特除放 詔保州
稻田務累歲積穀未嘗支用慮經久腐敗令三司規度

給遣 環慶路巡轄馬遞舖使臣言蕃部酒醉強奪馬
纓尋送本界監押和斷遣之上曰熟戶蕃人敢干使命
令本路部署究其狀重行鞠罰

丁酉瀛州言北境商人私以物至州貿鬻為州民恐嚇
即潛行厚賂而免詔緣邊安撫使追取所賂悉還北境
仍令徧諭彼民有互市即赴擁場無得潛至邊郡

戊戌著作佐郎聊城李垂上導河形勢書三篇并圖其
畧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減其水勢出大

任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
南東北合赤河而至於海因於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
西逕衡漳出邢洺如夏書過洺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
會朝河而入于海大任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隄勢不
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匈奴南寇無
所入禹貢所謂夾右碣石入于河孔安國曰河逆上此
州界其始作自大任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三十
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被伯禹古堤徑牧馬坡從禹

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西大河北徑青豐大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至于海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通大伾北即堅壤析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大河兩渠分流則西三分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北大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達于海然後於魏縣北發御河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

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限水為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使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有以見備塞限邊形勝之利出於中國矣兩漢已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制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環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伾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則濫兗泛濟接聞於世夫平原而北地勢浚下泄水甚易故滄德之間舊障皆完滑臺而東地形

高平入海稍難故齊棣之間游波互出若放河北下則其利甚詳惜哉河朔平田膏腴千里而縱容敵騎劫掠其間無山川阨塞之防無形勝顧望之備雖將材兵盛未暇長驅可謂授勝地於匈奴借寇兵為虎翼漢賈誼晁錯不及此議者以河水未東故也唐戴胄馬周不及此議者以守在幽北故也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則禦敵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賦庶萬億所謂誨盜而招寇矣一日伺我邊土蔬謹穀饑乘虛入犯臨時

為計則實難不如因人足財豐之際下民輕資疾力而成實興利除害之大者也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知制誥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頗為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為六則沿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為一不能各依所導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口悠久難於隄防亦慮入滹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為民患又築隄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且久閱時日侵占民田頗為煩費其書并圖

雖興行匪易而博洽可獎望送史館從之

是月詔以博壘皇城

二月庚子環州言故靈州蕃部指揮使令狐謙男自靈州來歸上以謙往在靈州嘗與西戎力戰有功因署軍職今其子復能向化詔本州優給資糧遣令赴闕

辛丑延州部署曹利用請建築子城上以勞民不許

甲辰兩浙轉運使陳堯佐言部內諸州民以飲博頻犯法者有司籍其名每有爭訟不計曲直即重行決罰使

民無由改過自今望令諸州察其易行自新者依理區分犯三次以上情重奏裁從之

乙巳內殿崇班閤門祗候錢昭厚言河清卒有惰役者以鐮斧自斷足指利於徙隣州牢城自今望決訖隸本軍從之

初占城國貢獅子有二蠻人留養苑中上慮其懷土丙午命優給資糧遣還

丁未羣牧司月賜錢五萬以給公費徙莫州順安軍

騎捷兵各一指揮屯瀛州先是上封者言初募此軍皆
被邊惡少請徙於高陽關上不欲使之生疑因令高陽
關部署每季取兩指揮以習武藝又聞其疲於往復故
有是命 洛浦磨砮洞蠻酋田仕瓊等貢溪布

戊申江淮安撫使李迪等上江南諸州夏秋稅錢數詔
經災沴處皆倚閣之餘則寬其限 令定州出常平倉
粟賤糶以惠民

初命王旦撰祀汾陰壇頌王欽若撰朝覲壇頌陳堯叟

撰親謁后土廟頌庚戌旦等以頌成並加特進邑封旦
自集賢殿大學士改昭文館大學士上將如東封例並
遷其官旦等固辭得免 詔貢舉人但曾預南省試者
公罪聽贖

壬子詔獎知澧州劉仁霸仍留再任考滿吏民有請故
也仁霸言近作歌十首述本州風俗以勸課農桑為意
農民唱於田里傳入溪峒錦州刺史向光舜繼成十首
以進上悅 軍頭司散員皆准赦收叙命樞密參酌原

罪分隸外州軍校有習知水事者並補緣河諸州自今經差使無過犯者具籍以聞當議遷署

癸丑上謂宰臣曰聞貢院試諸科舉人皆解衣閱視慮其挾藏書冊頗失取士之體宜令止之先是直史館劉鍇請挾書并同保人殿一舉是歲諸科以挾書扶出者十八人并同保九十三人而十二人當奏名有司以聞上特令赴殿試乃詔禮部別加裁定罷同保殿舉之制詔開封府諸縣軍民相毆訟者令知縣都監同議斷

以上封者言縣與本軍各庇所部多致枉抑故也 京
西諸州軍民饑處令轉運使諭告積蓄之家有能賑濟
及以糧斛減半價出糶者並具名聞第行恩獎 詔福
州支諸軍俸自今悉用銅錢勿以鐵錢參之

丙辰詔如聞夏州貢奉人在道市物頗或擾民宜令所
在官司嚴示約束 懷州流民有殍踣者令家給緡錢
賑卹之 詔京東西河北陝西江淮南民以柴薪渡河
津者勿收算濱棣州民以物入城市者免稅一年 詔

三班院擇使臣為諸州都同巡檢先是多用補蔭未歷事者故申飭之 詔開封府所遣胥役巡渠因緣擾人宜著為條制犯者懲之

已未詔翰林學士已下准詔所舉京朝官一百七十一人宜具舉主及本官歷任簿進內 三司借內藏庫錢三十萬貫從之

壬戌令禮部貢院錄諸州發解試題進內上將親試貢士慮其重複故也自是用為常例

癸亥詔河北諸州軍麵洎他物當輸市征者特免一年
甲子以侍御史趙禎為兵部員外郎益州路轉運使上
諭禎曰蜀去朝廷遠民間事有可更置者悉條上之禎
至部事無大小悉心究訪至有一日章數上者蒲江縣
捕劫盜不得而官司反繫平民十數人楚掠強服之又
合其辭若無疑者禎適行部意其有冤乃馳入縣獄因
盡得其冤狀釋出之 知河南府馮拯言聖恩優容養
疾其留守及府司錢穀文籍望免簽署詔令止署帳檢

因以寇準例諭之

寇準例
當考

丙寅詔以河決濱棣州畎畝積水民不安其居委本路
轉運使及長吏倍加安撫 步軍都虞候英州防禦使
袁貴被病詔遣太醫診視晨奏稍損及暮而卒上責醫
工無狀並黜其官 入內內侍省言前行費遜乞依陳
瑩例轉職上曰陳瑩乃太宗尹京日宅庫前行故特補
殿直入內內侍省止有前後行曹司名目自今不得別
置勾押官餘罷之

三月戊辰朔詔自今審刑院大理寺奏案情狀已正條目未備不致妨閔者並即許斷若事節未備即直指其事委元推官照會提點刑獄司得法寺疏駁便覆推宜詳酌可以結絕無別致追擾其元推官如事情不變未周備者亦不須問罪務絕滋蔓以稱欽卹之意焉

己巳三司言博州民段倫冒佃田土當收積歲租絲望給限十年輸官詔從之仍蠲其半

丁丑詔河朔諸州見欠去年秋租宜並倚閭民有抱稅

逃者委長吏招誘復業加安撫之

辛巳詔大理寺自今諸處奏案有失出入徒半年罪者其元勘錄問檢斷官等不須問罪 三司奏假內藏綾穀二萬四千匹從之

癸未詔禮部奏名人隱匿服紀者並令自陳無得輒赴殿試 三司言諸司送契丹使道被寒雪有亡失什物及驢畜斃者詔釋其罪蠲除之

丙戌令樞密院取諸軍嘗歷戰陳箭鏃在體者籍數以

聞先是諸軍取箭鏃者皆被賞馬知節言臣累曾中鏃若傷骨即死不到骨者登時出之豈有累年在肌膚者但近例出箭鏃即補小校此特貪其進改故為妄冒耳今若不欲窮詰望止賞以金帛不行遷轉則詐偽自息上曰此當檢視儻非妄冒亦當如前例賞之無使濫可

也

二年二月發諸路取箭鏃醫人赴闕

己丑上御崇政殿親試禮部合格貢舉人殿之廊廡分列位次署其名氏仍揭於榜使無得遷易始摹印詩賦

論題以賜官給紙起草得進士建安徐奭而下及第者
百人同出身者二十六人諸科及第者三百二十四人
同出身者五十二人先是考進士卷入第四等者止九
十人令取五舉已上者再考乃及前數詔入第四等者
以賦論為先詩次之又以高等十卷命輔臣重定始召
放焉 遣閣門祗候郭盛乘驛往棣州與轉運使前遣
使臣同規畫修河事以完葺隄口奏報稽緩也

庚寅上作諸王唱酬詩集序示宰相仍命以集赴秘閣

癸巳詔天慶節禁刑七日天貺節一日著于令 以堂
後官太常博士劉明恕提點五房公事賜錢三十萬上
召諭之曰五房事繁藉汝勤幹宜益盡心也

甲午詔金明池瓊林苑先許士庶行樂或小有紛競不
至毆傷者官司勿得擒捕

丁酉上封者言進士蕭立之本名玠嘗因賭博抵杖刑
今易名赴舉登第詔有司召立之詰問立之引伏命奪
其敕贖銅四十斤遣之 近制軍員有年深功高者即

授御前忠佐軍頭給以廨宇而諸司使副多強占之上

密訪聞得二十餘所乃詔王欽若諭軍頭司悉令移出

給付

據會要是三月事而實錄不載今附見

夏四月己亥詔遣官制鞠公事所差推典如經七次無法司駁難者遞遷一級

辛丑以太常少卿知潭州劉師道為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仍知潭州師道敏於吏事所至有聲吏民畏愛長沙當湖嶺都會剖煩析滯案無留事故增秩再任焉

詔承前遣使取內外軍中疲老者咸給俸糧之半以隸
剩員今可簡閱使歸農業其合留者亦據逐營給役數
外別為營舍處之內契丹渤海女真本外國人停之慮
無所歸可如其舊仍令所至州郡並與部署鈐轄閱驗
連署其狀具當去留之數及引視軍校之不任職者即
時附驛以聞其當徙隸軍額即就配近便州郡緣邊者
徙于內地並與本州官吏移牒轉送當停者給以公驗
止許居本州歲上其籍並給次月俸糧裝錢日食遣之

所簡馬但筋齒弱老病不中療者咸件析以聞其在京
殿前馬步軍司有升退即時具名籍申樞密院有未當
者悉改正之當徙者給裝錢在道口糧勿復奏裁其外
州軍士當降次軍分所隸州郡聽本人自擇其便

壬寅慈州言民飢寧鄉縣生石脂如麵民采以為餅餌
癸卯令禮部貢院取前後詔敕經久可行者編為條例
甲辰修內司言皇城累甃土摧役卒壓死者十二人詔
以錢帛給其家仍劾主者罪自是以功役尤廣且屬炎

暑遂罷之

戊申命資政殿大學士刑部尚書向敏中守本官平章

事

李臺十朝綱要有集
賢院大學士六字

敏中再掌留任以厚重鎮靜人

情帖然上愈嘉之故復使相 三司請民有販茶違法

者許家人告論上曰此犯教義非朝廷所當言也不許

本紀云以利而壞風俗非
國體也不許今從實錄

交州李公蘊遣使來貢其

使者並優進秩從隸有道病死者所賜物附還其家

詔江淮南諸州不刺面役人咸釋之從安撫使李廸等

奏也 雄州言邊民越入北界賭博者准法決訖徙隸
向南軍籍從之 雄霸州民因水壞田艱食者多捕漁
自給官復收其市算詔特除之

辛亥詔淮南堰埭運糧挽舟軍士四時給役頗為勞自
今冬季並令休息

壬子除通泰楚州鹽亭戶積欠丁額鹽十四萬石 杭
州言去冬濤頭衝激江岸摧圯者三百餘丈自高品白
崇慶醮祭浪勢遂息詔封濤神為英烈王又令本州以

春秋二仲就廟建道場三晝夜及以素饌祠神

癸丑令昇州葺茅山宮觀

甲寅涇原路鈐轄曹瑋言緣邊諸州蕃落指揮皆土人習知山川道路及諸蕃情狀每有擒逐常為先鋒望自今軍校止於本指揮叙進從之

乙卯詔文武官被制劾者所司移報閣門禁止朝謁時常叅官案問而上殿奏事閣門不之知也 新及第進士彭乘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皆顧瞻鄉關有從官之

樂乘獨悵然西望曰親老矣安能舍晨夕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翌日奏乞守選侍養上嘉其意命依例注官遣還乘華陽人也

戊午遣中使分按諸班諸軍牧馬

己未詔緣邊州軍以備城火牛草賦于民者嚴禁止之辛酉詔饒信州買銅場壤稅錢海州權貨務請茶開裹功錢並除之又饒州往例集民為甲令就官場買茶自今聽從便收市詔比來因公事勘斷人經年遇赦多

過闕訴枉自今宜令制勘官每獄具則請官錄問得手
狀伏辨乃議條決罰如事有枉濫許詣錄問官陳訴即
選官覆按如勘官偏曲即劾罪同奏如錄問官不為申
舉許詣轉運提點刑獄司即無得詣闕赴訴

壬戌趙德明請割綏州土田人口隸當道詔陝西轉運
使取元進誓書與邊臣詳定報之初德明以是為請邊
臣言當隸延州德明復遣使詣闕上訴故有是命德明
又嘗言延州蕃落侵其地黑林平下詔按驗轉運使薛

奎閱郡籍得德明常假道黑林平移文錄示之德明遂

伏

黑林平事據薛奎傳附此奎為陝西轉運使乃此年二月也

同州觀察使王嗣宗知鎮州與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邊
肅為代二人素不相能肅嘗以公錢貿易規利又遣部
吏彊市民羊及買妾嗣宗諷通判東方慶等列狀訴之
嗣宗以聞有司請逮繫上曰肅在近職朕不欲使之屬
吏又念其頃守邢州有固禦之勞乃命樞密直學士劉
綜任中正以嗣宗奏示之肅盡引伏乙丑肅坐奪三任

授岳州團練副使不署州事嗣宗嘗自言徙种放掘邠
狐及案肅為去三害 上謂王旦等曰去歲令河中府
陝州遣官召李漬魏野皆以疾辭頗有言其踰垣穴壁
以避搜訪者近因中使過彼各令存問漬等復自陳靜
退之意旦曰漬野皆儒雅之士縱被疾不能從宦若國
家以禮致聘安得奔遁也 三司假內藏庫錢三十萬
貫從之

五月戊辰朔詔禮部權停今年貢舉 上以江淮兩浙

路稍旱即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令擇民田之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仍出種法付轉運使揭榜諭民其後又取種于玉宸殿上與近臣同觀作歌畢和又遣內侍持稻示百官于都堂

壬申詔陝西民今年夏秋租稅如本屬州軍地遠者聽輸隣郡

癸酉上以宗室所和綠毛龜詩示宰臣等因曰諸王暇日莫若讀書綴文嘗有請讀史者朕諭以學古莫若讀

正經皆聖人之言也

乙亥詔河北河東就糧軍士自今互戍二邊 甘州輝

和爾汗王伊嚕格勒巴烏公主遣使來貢

丙子詔自今兩省五品中書省四品諸司三品有同列
出使並許郊餞仍給休暇一日餘官親屬僚友出行任
以休務日餞送 八作司請于京城東紐竿維舟以易
汴橋詔開封府規度且言經久之利其獻計兵匠遷一
資橋成未半歲覆舟者數十命毀之仍劾獻計者罪造

橋如舊制

丁丑詔濱棣州民僦官舍及屋稅鹽錢並減其半俟水落仍舊詔河北轉運使自今歛市芻糧宜就瀕河州郡以便輓送

戊寅制以修儀劉氏為德妃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庚辰上御崇政殿慮囚死罪情理可憫者悉貸之詔川陝諸州屯兵多用草茅覆屋連接官舍頗致延火宜令自今壞者漸易以瓦無得因緣擾民

辛巳萬安州言黎洞蠻人互相殺害巡檢使發兵掩捕
士有傷者上聞而切責之曰蠻人相攻但許邊吏和斷
安可擅發兵甲或致擾動即令有司更選可任者代之
癸未入內供奉官江德明言監修東嶽廟民間言山出
銅鑛採鍊得實望令興置冶務詔不許

丙戌令江淮南發運司留上供米二百萬斛以備賑糶
丁亥賜棣州秋租十之三 令江淮南丁身鹽米錢自

今並免折科

前已免丁身錢今又免
折科不知何也當考

戊子賜近臣金華殿所種麥

己丑詔諸路部署司科斷軍人大辟者承前皆不上奏
止錄案申刑部自今犯名上樞密院覆奏以聞

壬辰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錢易等坐所解國子監舉
人有十不責監諸州商稅

甲午詔自今文臣換武職者並詢其武藝 令河北諸
州簡本城兵士部送京師分補禁軍之闕 知袁州何
蒙上言本州二稅請以金折納上曰若是則盡廢耕農

矣不許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十八

宋 李燾 撰

真宗

大中祥符五年六月己亥三司借內藏庫金二千兩從之

辛丑上以諸王所和金華殿麥歌示輔臣因曰諸王好學朕每誨以屬辭用事當詢於僚佐庶免謬誤王旦曰

仲尼稱不耻下問好問則有益也 恭孝太子夫人田氏言兄閣門祇候承說自安復州巡檢歲滿求知州軍上曰親民之官豈可虛授承說素無幹聲可授近地監

軍

會要云止可追復都監

乙巳鎮戎軍監押陳懷信言伏見環州修浚城壕地處極邊罕得良木望減損其工時朝廷方議遣使規度懷信疏奏即命為本州監押仍專蒞修城之役

丁未詔緣邊州軍不得募北界民充軍如北界移牒究

問悉還之其誘北界民應募者決訖部送京師隸近南
州軍 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等上新定閣門儀制詔
付有司

戊申管勾麟府路軍馬事韓守英言契丹人投河西路
由府州境上望戒勵逐處不得停止從之 涇原路都
鈐轄兼知渭州曹瑋請如舊例別遣官知渭州上曰邊
防屯集之地別命知州或互執其所見將致生事密諭
瑋不許瑋又言緣邊諸寨前許人戶買撲酤酒慮其停

匿險惡望悉禁罷從之 駙馬都尉柴宗慶言自陝西

市木至京望蠲免稅算上曰朕記太宗朝王承衍市木
販易規利當時興訟不已向已諭宗慶無得復然今乃
尚有此奏即令樞密院召宗慶戒飭之既而河東提點
刑獄言宗慶私使人市馬不輸稅請劾其罪詔釋不問
衛國長公主嘗請市北隣張氏舍以廣其居張氏即
華容縣主婿也上詔之曰如立券出賣則可也及詢張
氏但云日餽錢五百方所仰給上戒令不得彊市乃賜

錢二百萬聽於他處圖置

宗慶販馬實錄在十月辛丑今并書之

樞密

直學士禮部侍郎知并州張秉累典大府無顯赫之譽
及再至太原臨事少斷多與賓佐博塞雖久踐中外然
無儀檢好諧戲人不以宿舊稱之好飾衣服潔饌具每
公宴及朋友家集會多自挈珍膳而往家甚貧常質衣
以給其費太原有武將為部署鈐轄甚不悅其所為又
與轉運使陳若拙席上語相侵若拙奏秉戎政不修詔
河東安撫司無管勾并州公事尋命右諫議大夫樞密

直學士任中正代東徙東知相州

東徙相州在十月丁巳今并考當考安撫

司兼并州者姓名謂何

翰林學士李宗諤等上准詔分定監試

發解官薦送紕繆十不九不刑名詔從之

壬子修玉清昭應宮使丁謂言天書閣望柱起直氣千

餘條青紫黃白相間又吐白光若銀絲上有輕白雲覆

之俄變五色上作瑞應詩賜近臣和 增濮州公用錢

三十萬貫時命右監門衛大將軍李福知州故也

諸州言歲豐穀賤咸請博糴上慮傷農即詔三司使丁

謂規畫以聞謂言莫若和市而諸州積鏹數以癸丑出
內藏庫錢百萬貫付三司以佐用度 權知開封府劉
綜言諸路走馬承受使臣到闕皆直造便坐自今請先
於前殿見訖乃詣後殿奏事

戊午樞密院言近日通進司入夜所進文字率皆常務
望令除事干機急即時進內自餘並須次日從之

己未詔自今伏日並休務 修國史院言所修禮志舊
日歷祇存事端并禮院取索國初已來禮文損益沿革

制作之事及論議平定文字尚慮或有遺落致國家大典有所不備龍圖閣待制孫奭見判禮院深於經術禮學精博望專委檢討供報從之

錢塘人林逋少孤力學不為章句性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泛游江湖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轉運使陳堯佐以其名聞庾申詔賜粟帛長吏歲時勞問

壬戌令樞密院修時政記月送史館先是樞密院月錄

附史事送中書編於時政記及是王欽若陳堯叟請別撰許之樞密院時政記始此 詔在京常參官二員舉幕職州縣官一員充京官勿以罷官赴選人應詔 禁緣邊民盜契丹馬趨近南州軍貿易

癸亥詔諸州轉賣金箔人并減原犯人罪一等決訖今衆半月時杭州民周承裕私鍊金為箔有鄭仁澤者嘗市得千枚轉鬻於人事敗全家徙配及是本路轉運使陳堯佐上言情異罰同咸徙遠郡恐傷欽恤之意故有

是詔

甲子廣南西路轉運使言交州李公蘊乞發人船直趨邕州互市上曰瀕海之民常懼交州侵擾承前止令互市於廣州及如洪鎮蓋海隅有控扼之所今若直趨內地事頗非便宜令本司謹守舊制

乙丑詔諸軍故斷手足以避征役及圖徙便郡者自今決訖並隸本州下名罪重者從重斷傷殘甚者決配本鄉五百里外城從知昇州張詠之請也

丙寅以太常博士平棘孫冲知棣州大理寺丞史瑩通判州軍事內殿崇班衛承慶為兵馬都監初史崇貴等與轉運使王曙李應機完塞聶家口河河役既成又決於州東南柰民彎環城數十里民舍多壞曙等言州城危墊請徙置滴河縣及郭盛使還請如曙言復遣冲及承慶按視乃言城可固護止費三十萬功且薦瑩知水事請同領護冲與曙等互言利害上是冲議故以委之冲等又言臣今獨抗衆議力援州城必慮上下不相欣

助望轉運使副於他路詔不許仍令轉運使凡冲等有
所需索即時供給其董役官吏將校兩月一犒設之尋
又遣使諭冲以葦河岸當俟霜降水落無致枉煩力役

八月戊申當考實錄於七月戊辰載遣使諭冲俟霜降
水落乃葦河岸并令固護所塞聶家口據志及會要則
聶家口即塞即決王暘因有滴河之議今又何所固
護耶不知實錄何以云爾今從本志及會要俟考

審刑院言斷知綿州李說坐報上不以實罰銅十斤私
罪而漏通舉主及勘官並請按問上謂宰臣曰說止杖
罪舉主及勘官罪當笞耳徒有勞煩而不足以懲勸自

今宜並取旨

八月丁酉可考會要五年六月事

秋七月戊辰新作保康門于朱雀門之東徙汴河廣濟

橋于大相國寺前榜曰延安又作橋跨惠民河榜曰安

國時將建觀以奉五嶽故闢此門尋命修玉清昭應宮

使丁謂等就奉節致遠三營地及填乾地之西偏興築

內侍鄧守恩董其役

實錄於八月己未書命中使鄧守恩修五岳觀九月丁亥人書初建

五岳觀于南薰門內之東偏既云修又云初建不知何也今從本志及會要聯書之

詔皇家諸

親有求在京職事者自今令樞密院驗其材質履歷堪

任則授之

己己謁玉清昭應宮謝天書閣神光之應也賜修宮使
己下器幣工徒緡錢有差

龍圖閣待制張知白上言竊覽方冊見唐虞之制立四
岳十二牧於是百工允釐百揆時叙又曰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漢史載宣帝為明盛之主美其任人責成
知王道之根本常曰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
乎斯言也傳示不朽後之人孰不稱頌哉昔唐李嶠嘗

云安人之方須擇郡守竊見朝廷重內官輕外任每除
牧伯皆避命致訴比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
實由於此望於臺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
請輟近侍率先具寮鳳閣侍郎韋嗣立因而請行遂令
以本官出領州郡伏見江浙大郡方切擇人苟有關員
俾之承乏臣雖不肖願繼前修矧唐年非遙故事仍在
儻以為允乞舉而行上曰知白援引故事請重親民之
官良可嘉也然以其累更外任方在要職不許辛未命

知白同糾察在京刑獄

壬申上封者言諸州軍司法參軍多不得其人致刑法
差枉望令吏部銓謹擇明法出身者授之上以示輔臣
王旦言明法雖習律文亦須有才識頃法官闕多取屬
縣簿尉習刑名者代之今請令銓司參酌施行從之
詔河北商人與北境私相貿易有所逋負致被移牒辦
理者宜令緣邊安撫司趣使償之自今仍禁其市易
知雄州李允則言契丹議築武清安次涿郡州城上曰

是正違誓約若俟其興功而言則必耻于中輟乃詔允則因使北境者諭之既而允則言彼國聞命即罷其役

或作武清寨次
遂州城當考

癸酉緣邊禁兵老病當停者詔隸本州剩員如聞侵費邊儲煩於轉送宜令轉運使閱驗咸遣歸農

丁丑廣州言大食國人無西忽華百三十歲耳有重輪貌甚偉異自言遠慕皇化附古邏國船至詔就賜錦袍銀帶加束帛邊臣言北境移牒商旅違大朝禁法買

盧甘石至涿州已依法行遣

癸未慶成軍太寧宮廟成摠六百四十六區 賜故吳王李煜曾孫女絹百匹錢二百萬以備聘財仍遣內臣主其事卹亡國之後也

甲申命京東路轉運使工部郎中高驤淮南路轉運使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張象中兩易其任驤登州人或言其鄉曲非便故徙之象中昭允弟昭易子也 上封者言奏舉使臣皆無其限雖元限七人有一月中連舉

五人者詔樞密院起今引對具奏舉年月以聞

乙酉詔尚書丞郎兩省給諫知州府而本部郎中員外郎及兩省六品以下官充本路轉運使副者承前例須申報雖職當統攝方委於事權而官有等差宜明於品級自今知制誥觀察使已上知州府處所申轉運司狀並止署按檢令通判已下署銜供申如轉運使官秩在上者不用此令其後張詠以禮部尚書知昇州凡有祠部事皆申公狀詠因上言臣官忝六曹祠部乃本行司

局而例申公狀似未合宜望自今尚書丞郎知州者除

申省外其本行曹局止署案檢從之

張詠事本志在六年今并書詠為禮

書乃四年四月也

先是詔禁命官取息錢犯者勿償大理寺

丞知考城縣皮子良貸京師民錢十七萬到官即自首

上惡子良無行憲司鞠問法當贖銅命停官

丁亥詔河北河東忠烈宣勇廣銳軍士自今老病者即

放歸農無勒召人承替其闕員並自京補選

庚寅詔坊監倉庫軍士疾病者續其口糧無令失所時

羣牧司秣馬卒因病請告傳其所給有勾食餓死者上
聞之故有是命

乙未慶州言懷安鎮山水暴漲漂溺居民詔人賜千錢
米一斛

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內出京城四郊禾黍穗示輔
臣曰前夕風雨漂暴慮其致損遂令於高下田遍取視
之皆無傷也

丁酉詔京畿諸縣夏稅前令送咸平尉氏者今許在京

及本縣輸納 令河中府周太祖莖冠劍之地禁樵採
詔自今文武官在任同事並須從長裁遣如任情偏
執不循理道及用私忿不和者轉運提點刑獄司察舉
以聞當遣官辨其枉直而重責之如不察舉并罰之時
綿耀保州繼言同官不和命使劾問而知嘉州素成務
請行戒約故有是詔成務逢吉子也 令雜買場市物
並給現錢先是以茶充直不便於民也 詔學士院青
詞齋祝祭文止稱皇帝無列尊號

左僕射張齊賢再表請老戊戌以司空致仕還洛陽別業入辭便坐方拜而仆上遂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並坐鑿為三以優之 令濱州更免牛稅錢一年半六宅副使趙守倫言河東廣銳軍士善騎而武藝不習望自京簡取隊長精加訓練從之

澧州慈利縣蠻人侵擾漢土荆湖北路轉運使陳世卿率兵逐之因請復置澧州武口等寨控之酋長下溪州刺史彭儒猛願歲修職貢世卿以聞已亥降詔慰獎且

許焉 先是澧州民四十七家訴蠻侵其地詔閣門祇候開封史方乘驛往與轉運使同按視於是自竹踈驛至申文崖復地四百里得所掠五百餘人及置澧川等

寨即以方知邵州

史方本傳云置澧川武口楊泉索溪四寨按會要及實錄但澧川武口二

寨耳

當考

知昇州張詠頭瘍甚飲食則楚痛增劇御下急峻賓僚少不如意者動加詬詈通判成悅為吏勤事而詠性躁果刑訟多出獨斷悅嘗以法規正無所阿順詠不禮焉

人頗少之詠累求分務西洛壬寅命工部侍郎集賢院
學士薛映代之映告謝便坐自言久歷外任求領近職
翌日授樞密直學士仍令馳驛以往詠既還不能朝謁
即命知陳州映至昇州言官有牛賦民出租牛死租不
得蠲上覽奏矍然曰此豈朝廷所知耶遂詔諸州條上
悉蠲之據實錄蠲牛稅在九年十月癸未時映已罷歸今并書于此上因覽昇州奏
謂輔臣曰當時弔伐彼方所以持久者蓋太祖約束曹
彬不許殺人也彬尋遣李繼隆入奏收城之後且保全

李煜一門太祖既可其奏又益戒其殺人及城破中使

傳宣適至煜家族保全城中人悉免戮太祖深慈至仁

皆此類

實錄附此事於明年正月戊申今因薛映知州并書之然平江南時已畧著太祖戒殺之意矣

或可刪

詔太廟祠祭令行事官與宮闈令躬洗滌祭器

諸祠祭亦如之

癸卯詔獎三司度支副使鮑中和以其前涖戶部督治

帳籍總九十萬曹事無壅故也

甲辰詔樞密直學士限置六員上初欲授薛映以此職

因問王旦旦曰先朝但置兩員今已九員矣上曰且復

除映自此當為定限也故有是命

張詠李沆劉綜任中正周起戚綸張秉李

士衡劉師道

賜秦州小洛門採造務兵匠緡錢仍委中使

王懷信具勤瘁者名聞咸與遷補

乙巳廊延路部署曹利用言緣邊所居歸明人戶防遏

立功者望署為弓弩手指揮詔利用詢其人如願為之

及經久利便即依所奏命東染院使秦義開封府判

官寇禬乘傳至棣州按視城隄圖上利害時孫冲等請

不徙城議者言其不便故也

初議鑄玉清昭應宮正殿聖像令江淮發運使李溥訪巧匠得杭州民張文昱等就建安軍西北小山置冶溥領視之丙午溥奏道場有神崔異光慶雲之瑞詔修宮使丁謂馳往醮謝宴犒官吏將校耆老賜役夫緡錢溥與謂相為表裏多載奇木怪石盡括東南巧匠以附會帝意謂復言溥監鑄聖像疏食者周歲詔獎之上作祥瑞論俗吏辨賜輔臣人一本因曰如聞中外有議及朝

廷崇奉祥瑞躬親細務者故著此以曉之輔臣請示百官立石於國學許之河東轉運使言所部大稔詔三司宜乘時積穀聚於陝西及緣河州軍以備歉歲

丁未遣使葺廣州南海廟

戊申通判棣州史瑩言本州河水為患隄防不固慮非時決溢衝注州城望徙井邑於滴河其城壘俟霜降水涸而葺之知州孫冲又言臣前舉瑩共治水事瑩黨右豪族妄請徙城願召赴闕劾其罪從之時滴河有富民

賂官司請徙州治故冲奏及之

六月丙寅當考

己酉徙河北轉運使右諫議大夫王曙知壽州度支員外郎李應機知濮州其本路走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邊肅貪縱故也 三司借內藏庫絹三十萬匹

庚戌淮南路滁和揚楚泗五州旱詔發運使減運河水以灌民田仍寬其租限州縣不能存恤致民流者罪之詔河東諸軍昨簡隸剝員如聞尚多彊壯可併為帶甲剝員以便給使

乙卯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段惟幾言畿縣夏租民乏
二麥望許以秋稼折納從之惟幾思恭弟子也遣使
治揚州回鑾寺奉安太祖神御先是設殿於其偏始改
從正位焉

丙辰知制誥王魯判大理寺判寺舊用郎官上欲重其
任故特命魯對便殿諭之曰天下之命繫於獄今以屈
卿魯頓首謝仍賜錢三十萬因請辟奏僚屬遂著為令
詔如聞諸路採木送京師其數尤廣頗擾民宜令三

司規度如給用無闕宜悉罷之上作對照詩示輔臣
有孜孜綏萬國不媿鬢邊絲之句王旦曰陛下憂勤萬
方勵精庶務發揮聖道形于天章臣等固當夙夜盡心
上副求治之意

辛酉詔應保舉官有誤犯私罪非故違者自今勿連坐

舉主

六月末季
說事可考

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上編錄太宗

聖製合二百四十卷詔中書門下詳校奉安于太清樓
資政殿崇文殿秘閣西京三館各一本

癸亥詔自今諸衛將軍諸司使副三班使臣知州府軍
監處貢舉人委通判幕職錄事參軍及所試官依格敕
解發其武臣更不管勾止同署解狀所解不當亦不同
罪

甲子上封者言伏覩文武官以郊禋誕節補任子弟官
者多年在幼稚坐食廩祿有窮經潦倒之士下位沈滯
之人常增浩歎望行條約上令輔臣議其事特限年立
制議尋不行 詔應制獄無臨時處分者並依推勘條

式決遣流罪及命官則具案以聞先是審刑院詳議官
查拱之言諸州奏案多以所降宣命止言制劾干繫官
吏情罪具案以聞乃悉拘禁以伺斷救頗成留滯故條
約之拱之陶子也 詔南省及諸司五品以下官各具
本貫三代出身歷任有無違闕家狀上御史臺自今新
升朝衙謝後並須准此具家狀納審官院逐旋牒送御
史臺編聯收掌準備非時旋閱

九月丁卯詔大理寺斷案差互者本斷官並行勘劾申

明咸平二年四月之詔也又詔斷敕取其簡要勿繁叙
款辭所斷罪不得以取旨為文上曰一成之法朕與天
下共守如情輕法重情重法輕之類皆當以理裁斷具
獄以聞

戊辰詔應大禮朝會據儀制京官並赴陪位自今不至
者令御史彈奏

己巳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上言禘祫之日孝惠淑德
二后神主自別廟赴太廟祔於簡穆皇后神主之下太

祖神主之上此蓋用曲臺禮別廟皇后祔祫祔饗太廟之說竊思二聖御寓之辰可從茲制升祔之後難舉此儀今以椒掖追謚之尊居宸極正統之右稽之經意既靡於前聞度於人情實違於順德竊慮明靈合饗祀禮未安欲望特詔禮官再加詳定或祭於別廟或次於正主冀協聿追之旨永臻錫類之祥詔有司詳定上奏曰按曲臺禮載祔祫之儀則云如皇后先祔別廟遇祔祫祔饗於太廟如是昭后即坐於祖姑之下南向如是穆

后坐於祖姑之下北向又按博士商盈孫議云別廟皇后祔於太廟祔於祖姑之下者此乃皇后先沒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肅明之歿也睿宗在位元獻之歿也元宗在位四后於太廟未有本室故創別廟當為太廟合食之主故祔祔乃奉以入饗此明其後太廟有本室即當遷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暫立別廟耳本是太廟合食之主故祔祔乃升本廟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開寶禮祔祔卷中具載孝明孝惠二后自別廟祔饗太

廟祖姑之下則與曲臺禮同及太祖太宗神主入廟孝
明懿德升配孝惠孝章淑德不入配饗止在別廟自後
遇禘祫歲有司不達禮意尚以三后神主祔饗於太廟
祖姑之下乃在太祖太宗之上尊卑顛倒誠未允當按
禮稱婦祔於祖姑謂既卒哭之明日祔之於祖姑此正
禮也稱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注云謂舅之母死而
又有繼室二人也親者謂舅所生然則祖姑有三人同
在祖之一室明其婦有數人亦當同在夫之本室不可

久祔於祖姑也又按唐睿宗入廟遷昭成皇后祔饗肅
明祇在別廟故開元禮載肅明別廟時饗之儀而無祔
祫祔饗之禮即知別廟皇后時饗及祔祫皆於本廟也
禮稱有其舉之莫可廢也今孝惠孝章淑德三后向來
祔祫既並祔饗於太廟則難議改易欲望自今祔祫三
后神主各祔饗本室次於正主稽諸典禮庶協大中詔
可

庚午貢院考試官前寧州司法參軍國子監說書王世

昌勒傳知貢舉官晁迥劉綜李維孫奭並贖銅三十斤
時濮州毛詩學究王元慶試義中有一通一粗世昌誤
考為十不迥等不之察為元慶所訟故也 詔軍民有
私置刀兵器甲限五十日送官違者論如法罪至流者
并其家屬部送赴闕至徒者決配本處牢城冶鑄者如
之其緣邊諸處曾被旨許留者聽如舊

辛未詔京東西河北陝西轉運使與逐處長吏同相度
緣河縣分鄉村各於河北河南就便管轄省民轉輸之

勞也

壬申杖高班朱咸則配西京內品坐私與富民飲食故也

癸酉詔知天雄軍寇準都大提舉河北巡檢時河北頗有盜賊而奏報不實又不即時擒捕故命督之 廣州

駐泊鈐轄秦義言州有澄海三指揮前準詔止令訓練無得差役慮浸久驕惰望徙屯嶺北從之義又請兼提舉在城煙火盜賊事亦從之先是廣州言澄海卒討宜

賊有功頗希恩榮驚軍中不能制乞部送闕下上以摠
御方面宜擇才幹宰相歷奏數人皆不稱旨上徐曰秦
義可當此任乃以命義先是羣官導從多踰品式或
庶僚不避大臣詔翰林學士李宗諤龍圖閣直學士陳
彭年與禮官議定儀制施行之禁庶官及技術之流
以金銀為方圓帶京城除宗室外無得用青緞宰相樞
密使亦禁之明年乃許復用

明年六月甲子

辛巳國子監請建閣藏太宗御書從之

癸未開封府勘糧專勾司吏因諸軍批請納賂罪當徒
上曰此但紙筆之費累而為賊第決杖釋之 詔兩浙
諸州三大戶自今令正身勾當其挾名替者先科欺罔
之罪復追正身斷決從轉運使陳堯佐之請也

甲申大宴含光殿軍校有醉卧禁街者詔巡邏者護送
之仍命殿前司自今為例

丁謂之討溪蠻也權知施州寇珰功最多於是以殿中
侍御史為開封府判官嘗奏事上問其施州備禦之策

因諭珪曰東川控羣夷爾功已試往為朕撫之丙戌授珪梓州路轉運使珪後改名瑊

丁亥知荆南府朱巽言准詔發兵赴澧州巡遏興師動衆必資糧餉加之地理險絕使臣張皇慮虧鎮靜之理陳堯叟曰巽不知朝廷本意昨遣兵止泊慈利縣自荆州至慈利皆坦途也饋運咸委轉運使不勞力役遣使諭其酋長固無驚擾之理若是則朝廷不可作事矣上曰巽能言事亦可獎也可否則繫朝廷爾將命者多務

張皇誠有之自今更宜嚴其戒約

戊子以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王欽若戶部尚書知樞
密院事陳堯叟並依前官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
密使簽署樞密院事馬知節為副使學士晁迥草制誤
削去欽若堯叟本官詔各存之遂改制而行儒臣領樞
密使相自欽若堯叟始 參知政事刑部侍郎趙安仁
罷為兵部尚書安仁小心畏謹處事精審特留意於刑
名內外書詔關要切者必歸安仁裁損之先是上議立

皇后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上雖不樂然察其守正不罪也他日與王欽若從容論方今大臣誰最為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上曰何以言之欽若曰安仁昔為故相沈義倫所知至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上默然始有意斥安仁矣嘗諭王旦曰聞趙安仁在中書絕不親事每奏對亦未嘗有一言可罷之旦對曰安仁頗知大體居常進擬皆同列議定方敢取旨臣每見臨時變易於上前者皆

迎合陛下意安仁無異議是有執守上曰能如此耶朕
不知也卿可諭之使更宣力旦退以語安仁安仁曰上
誤拔擢至此以不才斥去宜矣使與衆人騁辯取容安
仁不為也旦喜曰吾適保安仁於上前不誤知人矣及
罷政事仍命同修史安仁雖在貴顯簡儉若平素尤嗜
讀書所得祿賜多置典籍手自讎校近朝沿革衣冠人
物悉能記之喜誨誘後進成其名聲當世以重德推焉

記開云王欽若譖安仁之明日遂罷政恐未必然今取
王旦遺事錄附見又沈充媛當此時但為才人恐記開

誤今改之

三司使禮部侍郎丁謂為戶部侍郎參知政事

仍領修玉清昭應宮使初翰林學士李宗諤與王旦善旦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嘗以告王欽若欽若唯唯旦曰當白上宗諤家貧祿廩不足以給婚嫁旦前後資借之甚多欽若知之故事參知政事謝日所賜之物幾三千緡欽若因密奏宗諤負王旦私錢不能償旦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已債非為國擇賢也明日旦果以宗諤名聞上變色不許及趙安仁罷謂時奉詔謁

州太清宮猶未還即命謂代之蓋欽若所薦云欽若與
劉承珪陳彭年林特及謂等交通蹤跡詭異時論謂之
五鬼

己丑以鹽鐵副使右諫議大夫林特權三司使

庚寅詔京東河北諸州民以大小麥折納預請絹錢者
免其倉耗及頭子錢先是上謂宰臣曰朕每戒宗室
令讀書作詩習筆劄射藝如聞頗能精熟朕將臨觀焉
於是幸鄆恭靖王安文惠王宮莫其畫像又召宗室從

官及宮僚宴射于相王元偓宮賜以御詩并衣幣有差
日晡從官退上獨以中官從幸舒王元偁榮王元儼宮
復宴元偓宮如家人禮夜二鼓罷元偓首冠戚藩能自
修勵嘗曰讀書日記兩事歲月滋久為益多矣上每稱
其好學御詩出必令繼和焉

辛卯詔嶽瀆四海諸祠廟遇設醮除青詞外本廟神位
並增祝文從學士院之請也先是洪州進士黃鼎偽
鑄印為敕牒稱朝官給娶婦利其資財事敗得罪禮部

因請定士庶及寺觀所用私記式詔許雕木為丈大方寸無得私鑄

壬辰殿前司言諸軍訴本軍校長歛錢飾營舍什物數少者望令鼓司勿受上曰軍民訴事有瑣細非切害者朕常寢而不行若明諭有司則下情壅塞人有冤滯矣不許

癸巳翰林學士楊億以疾賜告遣中使挾太醫療之拜章為謝上作二韻詩批紙尾有副予側席待名賢之句

尋以久疾求解近職優詔不許但權免朝直億剛介寡
合在書局唯與李維路振刁衍陳越劉筠輩善當時文
士咸賴其品題或被貶議者退多怨誹王欽若驟貴億
素薄其為人欽若銜之陳彭年方以文史售進忌億名
出已右相與毀訾于上上素重億未始聽也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十九

宋 李燾 撰

真宗

大中祥符五年冬十月乙未朔詔樞密使帶檢校官平章事不告引止於本廳贊喝時王欽若陳堯叟上言請定常制先是魏仁浦以宰相兼樞密使告引曹彬以樞密使兼相不告引故止用彬例 陝西轉運使薛顏言

諸州司理參軍朝廷謂其刑獄重難與免選限或任非
其人多致枉濫請自今誤入徒以上罪令書歷守選冀
有所懲沮自求平允詔三次誤失者如所請

戊戌詔獎知渭州曹瑋以修東關城壕畢也 宜州言

南丹州莫淮迪聚集諸蠻阻富仁監道路詔轉運使樂
黃目乘傳往視以理和斷黃目言知宜州信遂不諳溪
峒事即命供奉官閤門祇候曹永吉馳驛代之既而黃
目又言宜州駐泊監押侍禁侯詰擅領兵入南丹州界

白抗卓寨取淮逆伏罪狀以還進退容易恐生邊隙詰
亦訴轉運司隱其績狀不盡條奏上廉知南丹州本非
侵擾第因接境逃民剽掠客旅遂亡命山谷蠻夷自相
寇盜即詔內殿崇班閤門祇候郭盛內供奉官江德明
馳往犒設溪洞首領與黃目同撫勞之且戒詰自今戎
事皆稟所部

庚子遣使馳驛分詣廣南荆湖福建江南京西諸路與
轉運提點刑獄司知州通判鈐轄都監簡選雜犯配軍

人徙隸近地本城老病不堪醫治者放從便少壯者部
送赴闕當實上軍如不願量移赴闕亦聽 廊延部署
曹利用等言保安軍蕃部請築子城望諭首領俾戾農
隙從之

同修玉清昭應宮使李宗諤以丁謂參知政事請差降
等威辛丑改命宗諤為修宮副使

甲辰詔如聞建安軍等處自秋霖雨頗妨農事宜委轉
運發運使體量賑恤

乙巳夔州路轉運使言溪峒蠻人結集為亂瑛發兵討捕則歸先所掠漢口及五千人者承例特署職名許令入貢上曰聞此亦非便或因是輒掠邊民充數邀利所在宜辨察之轉運使又言蠻願入貢者千五百人上以道途往來公私勞費不許詔轉運使定其當赴闕者具名奏裁餘止就本路量行支賜遣還

丁未上以宗室所進和幸諸王宮賜宴詩示輔臣因曰宗親好學大是美事苟述作不已自得旨趣得旨趣即

忘倦矣然當戒於好奇而尚浮靡好奇則失實尚浮靡則少理也

淮南比歲薄稔上憂之賑卹無所不至而言事者以為流亡無筭及丁謂使建安軍因令校其實數戊申謂言轉運司具析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五州軍逃民數多者及百戶餘止三十戶繼有復業者時起居舍人王隨為轉運使戒所部出庫錢貸民市糴種歲終約輸絹以償故流亡者多復業云并代州承受公事李宗政言

火山軍南五七里或埒地尺餘則火出蓋火德之應請建祠廟上曰此山有火因山名軍其所由來舊矣宗政妄言不可從也

己酉以主客郎中知制誥王曾為契丹國主生辰使宮苑使榮州刺史高繼勳副之屯田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李士龍為正旦使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李餘懿副之舊制出使必假官繼勳本秩既崇不復假官自是為例契丹使邢祥接伴祥詫其國中親賢賜鐵券曾折之曰

鐵券者衰世以寵權臣用安反側豈所以待親賢耶祥
媿不復語曾使還言是歲契丹改統和三十一年為開
泰元年以幽州為析津府國主弟隆裕卒隆裕初封吳
王後封楚國王初奉使者止達幽州後至中京又至上
京或西涼淀北安州炭山長泊自雄州白溝驛渡河四
十里至新城縣古督亢亭之地又十里至涿州北度涿
水范水劉李河六十里至良鄉縣度盧溝河六十里至
幽州號稱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為之正南曰啟夏門

內有元和殿洪政殿東門曰宣和城中坊門皆有樓有
憫忠寺本唐太宗為征遼陣亡將士所造又有開泰寺
魏王耶律漢寧造皆邀朝使遊觀城南門內有裕悅王
廨為宴集之所門外永平館舊名碣石館請和後易之
南即桑乾河出北門過古長城延芳淀四十里孫侯館
後改為望京館稍移故處望楮谷山五龍池過溫餘河
大夏坡坡西北即涼淀避暑之地五十里至順州東北
過白嶼河北望銀冶山又有黃羅螺盤牛關山七十里

至檀州自北漸入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將至館川原平
廣謂之金溝淀國主嘗於此過冬自此入山詰曲登陟
無復里堠但以馬行記日景而約其里數過朝鯉河亦
名七度河九十里至古北口兩旁峻崖中有路僅容車
軌口北有鋪穀弓連繩本范陽防阨奚契丹之所最為
隘東然幽州東趨營平州路甚平坦自頃犯邊多由斯
出又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八十里至新館
過雕窠嶺偏槍嶺四十里至卧如來館蓋山中有卧佛

像故也過烏灤河東有灤州因河為名又過墨斗嶺亦名渡雲嶺長二十里許又過芹菜嶺七十里至柳河館河在館旁西北有鐵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鍊得鐵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舞者數輩前行士女相隨更相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鋌所居屋皆就山墻開門過松亭嶺甚峻峻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館有蕃戶百餘編荆為籬鍛鐵為兵器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館八十里至鹿兒峽館過蝦蟆嶺九十里至鐵匠

館過石子嶺自北漸入山七十里至富谷館居民多造車者云渤海人正東望馬雲山山多鳥獸材木國主多於此打圍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垣庫小方圓纔四里許民但重屋無築堵之制南門曰朱夏門內夾道步廊多坊門又曰陽德閭闔城內西南隅岡上有寺城南有園圃宴射之所自過古北口即蕃境居人草庵板屋亦務耕種但無桑柘所種皆從壠上蓋虞吹沙所壅山中長松鬱然深谷中多燒炭為業時

見畜牧羊馬橐駝尤多青羊黃豕亦有挈車帳逐水草射獵食止糜粥粃糒

辛亥上作為政歌賜輔臣詔諸路自今除常例合調民夫外如別有工役須至差撥者並取實役人數調訖具事以聞違者案其罪先是提點開封府界段惟幾調中年縣夫二百人修淳澤監倉庫牧制置使以廐卒代之因有是詔

癸丑詔京西市糴軍糧轉運使止當勸誘無得迫促時

轉運使於西京市糴條約過當民不如約則杖之故特示禁戒

丁巳以知制誥陳堯咨權同判吏部流內銓舊制選人皆用奏舉乃得京官而士有孤寒不為人知者堯咨特為陳其功狀而陞擢之

戊午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于延恩殿

按本志九天司命上

卿保生天尊即聖祖也實錄於六年七月又書加上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曰東嶽司命上卿佑聖真君初封禪禮畢詔上司命天尊之號至是以聖祖臨降名稱相類故改上焉如此則當別一司命矣又據聖降記加

上東嶽司命上卿真君聖號敕但云東嶽司命上卿真君可加上東嶽司命上卿佑聖真君無九天及保生天尊字然封禪記書元年十月壬子詔上卿九天司命真君增號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實有此六字二書皆丁謂所編乃如此

先是八日上夢景德中所覩神人傳玉皇

之命云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將見汝如唐朝恭奉

玄元皇帝翌日夜復夢神人傳天尊言吾坐西當斜設

六位即於延恩殿設道場是日五鼓一籌先聞異香少

頃黃光自東南至掩蔽燈燭俄見靈仙儀衛所執器物

皆有光明天尊至冠服如元始天尊又六人皆秉圭四

人仙衣二人通天冠絳紗袍上再拜階下俄有黃霧起
須臾霧散天尊與六人皆就坐侍從在東階上升西階
再拜又欲拜六人天尊令揖不拜命設榻召上坐飲碧
玉湯甘白如乳天尊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
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
電夢天人生於壽丘後唐時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
生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
即離坐乘雲而去及曙以語輔臣即召至殿歷觀臨降

之所又召修玉清昭應宮副使李宗諤劉承珪都監藍繼宗同觀已未札示中外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兩京來年夏稅放十之二諸路十之一賜致仕官全俸一年幕職州縣官先經省者權增五百員任滿即停

宋朝要錄內外諸軍將士並與特支

命參知政事丁謂翰林學士李

宗諤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與太常禮院檢討官詳定

崇奉天尊儀制以聞

庚申羣臣詣崇政殿稱賀因賜酒五行而罷宴宗室諸

親于萬歲殿

辛酉上以崇儒術論為君難為臣不易諭示王旦等先是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因奏對上謂之曰儒術污隆其應實大國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經籍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其後命厯迭改而風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風寢微太祖太宗丕變敝俗崇尚斯文朕獲紹先業謹遵聖訓禮樂交舉儒術化成實二后垂裕之所致也為君之難由乎聽受臣之不易在乎忠

直其或君以寬大接下臣以誠明奉上君臣之心皆歸
於正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此天下之達理先王之成憲
猶指諸掌孰謂難哉彭年曰陛下聖言精詣足使天下
知訓伏願躬演睿思著之篇翰頃之上出二諭示彭年
彭年復請示輔臣旦等因請赴國子監刻石從之 詔
以天尊降臨分命輔臣告天地宗廟社稷初宰相請准
例遣丞郎已下上特命王旦等攝事又遣官告諸陵嶽
瀆祠宇上親封香付之

壬戌謁玉清昭應宮時將祀神州地祇在致齋內上疑不當出欲別擇日恐緩後乃詔禮官議之且言焚香致謝非遊賞也若不作樂於禮無嫌遂從之 詔廣州鈐轄兼提舉在城煙火盜賊事

閏十月乙丑詔盜賊當決配者免其令衆情重者奏裁丁卯命王旦為躬謝太廟大禮使向敏中為禮儀使王欽若為儀仗使陳堯叟為鹵簿使馬知節為橋道頓遞使故事每大禮以宰相領大禮使而禮儀等使皆署申

狀東封歲上特命中書樞密院領五使汾陰亦如之於是王旦言頃歲臣叨備相位欽若以下皆知樞密院參知政事今敏中欽若堯叟悉同平章事詢於事體頗似非宜上曰第依近制可也旦又曰東封汾陰告廟日皆奉天書所以表奉符行事今茲告廟天書重於舉動望不出內詔可

鑾駕儀仗舊用二千人有司請增為七千人從之

有司請太廟用饗禮一獻庭設宮架殿上登歌無二舞上欲重其事特用三獻乃以相王元偓為

亞獻舒王元偁為終獻 詔河北權場所市食羊死於
路者無得抑市人鬻之 詔訪聞邊臣每正旦五鼓即
張燭慶賀日聚宴樂至有夜分而城不扃者自今不得
復然

己巳上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
大帝有司請以玉清昭應宮玉皇後殿為聖祖正殿東
位司命殿為治事之所 令施州每月朔望給酒肴犒
溪蠻

庚午上齋于長春殿以朝元殿建道場設更衣次及奏
中嚴外辦於文德殿

辛未躬謝太廟六室又命大臣分告天地社稷后廟

壬申上謂宰相曰頃聞鄭國長公主肩輿出行民有犯
其前導者即捕笞之朕在東宮日有犯者第委之府縣
未嘗輒自箠掠也宜令開封府自今有此類未得決罰
具名以聞仍嚴戒約諸宅勾當使臣 詔聖祖名上曰
玄下曰朗不得斥犯以七月一日為先天節十月二十

四日為降聖節並休假五日兩京諸州前七日建道場
設醮假內禁屠輟刑聽士民宴樂京城張燈一夕改延
恩殿為真遊殿重加修飾有司言道場及奏告自今用
青詞云嗣皇帝臣署大事祀官朝服常時奏告公服薦
獻則太祝讀詞醮設止命道士備香酒時果碧色幣詔
可

癸酉詔天下府州軍監天慶觀並增置聖祖殿

乙亥詔上聖祖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初宰臣以太祖

謚號有與聖祖同名者將議易之上曰真祖臨降皇家
大慶也六室並當增謚乃詔太廟六室各奉上尊謚二
字中書門下請加僖祖謚曰文獻睿和順祖曰惠元睿
明翼祖曰簡恭睿德宣祖曰昭武睿聖太祖曰啟運立
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太宗曰至仁應道神
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有司言聖祖母未有宮殿
望遣官於兗州曲阜縣壽丘奏告從之

丙子出玉宸殿新稻賜輔臣上曰禁中植稻暇日臨觀

刈獲見其勞力愈知耕農之可念也 羣臣上尊號曰
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祐德上聖欽明仁孝不允表
三上從之詔俟尊冊聖祖畢受冊

丁丑謁啟聖院太宗神御殿禮畢詔於龍圖閣取太平
興國中舒州所獲誌公石以示輔臣上作詩紀其符應
又作贊目曰神告帝統石乃加謚誌公曰真覺遣知制
誥陳堯咨詣蔣山致告其後又加謚曰道林真覺令公
私無得斥誌公名 五溪蠻向貴升等五百人及磨峯

洛浦蠻來貢方物

戊寅改兗州曲阜縣為仙源縣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丘以奉聖祖及聖祖母遣內供奉官周懷政與本州長吏規度興作俟宮觀成日備禮奉冊凡宮觀之制皆南開三門二重東西兩廊中建正殿連接擁殿又置道院齋坊其觀宇之數差減於宮

庚辰王欽若言所居第在太廟之後后廟之前出入宴處皆不遑寧請易賜官第詔可尋於安定坊造第賜之

辛巳玉清昭應宮天書閣上梁車駕往觀焉宴賜如例
丁亥詔聖祖聖母徽號冊寶法物並飾以金尊號冊以
金塗銀為飾舊制皇帝冊寶飾以金宗廟飾以銀及是
有司請聖祖冊寶如宗廟之制上崇奉聖真志存謙抑
故有是詔

有司言唐太清宮樂章皆明皇所作今崇奉玉皇聖祖
及祖宗配位樂章請上自為之戊子內出樂章十六曲
以示輔臣文舞曰發祥流慶武舞曰降真觀德

庚寅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等上新定閣門儀制十卷

客省事例六卷四方館儀一卷詔獎之仍第賜金帛

實錄

本記並於六月丁未書彭年進閣門儀制今又并客省四方館儀制書之疑必重疊故削去六月丁未所書止此

詔太常寺選殿前司天武左右廂軍士每廂七十

五人人為角手教習以備警場先是每舉大禮皆預以

近京州軍召鳴鼓角者貧民涉遠而至頗成勞費及是

罷之人以為便 命莊宅副使王承祐入內殿頭楊懷

吉浚汴水上謂汴河有彎曲灘淺沒溺甚多蓋開浚之

際只依檢計到功料檢計之際又河水蓋覆不見合施
功處自今須先塞上流盡河漕內水方行檢計仍差承
祐及懷吉領其事

承祐審琦第
四子懷吉缺

十一月丙申上於朝元殿恭謝玉皇奉天書行事致齋
三日禁屠宰備三獻薦玉帛麋牲配坐以聖祖位在東
禱用黃玉以四圭有邸幣色蒼太祖太宗位在西陳宮
架百官朝服祀禮畢賜羣臣福酒有差有神雀及二鶴
來集上作詩記之

戊戌右屯衛將軍贈潁州防禦使允中卒允中鄆恭靖王第二子也先是有司以冬至當宴近臣於向敏中第於是請不張樂上曰樂以脩食不可廢也第命改中旬

設會

允中改名允懷見康定元年正月當考

庚子上作聖祖降臨記宣示中外

辛丑詔葺南郊齋宮遣軍士代鄉耆守護常令完潔

內侍楊懷恩妄言家婢興讒父母意規異居上曰中官皆養子此弊宜深察特詔決杖配隸唐州

癸卯詔入內侍省遣親事卒伺察倉廩因緣乞取財物者令開封府捕劾痛懲之

丙午宰臣王旦加門下侍郎向敏中中書侍郎楚王元佐太師相王元偓太傅舒王元偁太保榮王元儼檢校太尉内外文武官並進階勲爵邑有差 詔定加文武官月俸有差上承二聖恭儉富有多積承平既久賦歛至薄軍國用度之外未嘗廣費自奉且以庶官食貧勤事非厚其廩稍無以責廉隅故因行慶特議增給 遣

西京左藏庫使王應昌使夏州以加恩官誥賜趙德明
又遣使至交州境上召李公蘊子弟以官誥賜之 禁
夏州進奉使造軍器歸本道 殿前侍衛馬步軍司言
三司准詔將新收配軍馬請受厯並入勾磨勘動踰旬
決事頗不便望且仍舊詔許且用舊厯來月改從新制
丙午宣政使提點內藏庫劉承珪上內藏庫須知五卷
詔褒之

丁未詔自今聽商賈以糧斛從便貨鬻官司勿禁時京

師穀貴上以歛糶增價侵民故有是詔 上謂宰相曰
汴水歲有流尸至淮而止然非理死者必有積惡以罹
斯苦朕思以善緣濟之乃作發願文遣工部郎中直集
賢院李建中內殿崇班張承素齋詣泗州依道釋二教
設齋醮宣讀及祭溺者仍詔本州每歲擇日禁屠宰就
寺觀各建道場五晝夜仍設祭宰相請以聖製刻石就
州建觀乃得汴水東臨淮之地命內侍趙履信朱允中
董役揔衆舍二百七十四區賜名延昌

戊申詔如聞沿汴護堤河清卒賊害行客取其資財棄尸水中頗難彰露可明揭賞典募人糾告

己酉詔黃帝故事自今凡降書詔非聖母文字外不得引用時學士院撰承天節教坊宴辭中有大電繞樞之語上命宰臣諭旨易之因降是詔

壬子改朗州為鼎州玄武門為拱辰門

乙卯詔商旅自京便錢至諸州者

按太祖開寶三年置便錢務許民入錢左

藏給以券於諸州便換此條當云自京賣便錢券至諸州原書疑有脫字

所在即給付無得

稽滯 知梓州崔端獻白雉一上以地遠勞人賜牙吏
緡錢遣之仍令諸州依前詔勿以珍禽異獸為獻

丙辰內出太宗御集并法帖三百六十卷示輔臣王旦
曰以文章化人成俗實自太宗始也上謂向敏中丁謂
曰太宗所用筆卿等獨未見因各賜一雙

戊午契丹遣使昭德軍節度使耶律寧副使大理少卿
李道紀來賀承天節

庚申令河北緣邊官道左右及時植榆柳

辛酉西涼斯多特遣其子來貢

是月初置玉清昭應宮使命宰臣王旦為之詔赴上于
本宮百官班賀如儀既而以使署未備權罷班詔車
營致遠務押綱殿侍自今取累經差使無過犯之人時
上謂近臣曰車營務致遠務三司自來失於條制損失
增多即於外郡配置擾人自逐綱立定賞罰專差殿侍
管轄死損之數十無一二其殿侍每考其績效入等者
與三班差使近日殿侍多乞此差遣斯亦勸之得宜也

十二月甲子朔以宣政使應州觀察使劉承珪為景福殿使新州觀察使依前修玉清昭應宮副使先是承珪以疾屢表請致仕修宮使丁謂言承珪方領宮職藉其督轄望勿許所請第優賜告而承珪繼請不已乃許減去繁務特置此職以寵焉班在客省使上其五嶽觀內藏庫皇城司仍舊管勾自餘悉代之承珪又請納觀察使月俸詔可復定殿使俸如內客省使而給實錢親作歌賜之

丙寅賜諸班直諸軍及剽員薪炭有差軍士外戍家屬
在營者半之 詔諸司使副任緣邊部署知州鈐轄巡
檢等入辭日求補蔭子姪遠近之際恩典不均宜令樞
密院差定條例

先是詔丁謂等於京城擇地建宮以奉聖祖謂等奏司
天少監王熙元言按天文志太微宮南有天廟星乃帝
王祖廟也宜就大內之丙地乃得錫慶院吉地今謂等
與內侍鄧守恩修建戊辰詔上新宮名曰景靈

己巳令三司出炭四十萬減市直之半以濟貧民時連日大雪苦寒京城鬻炭者每秤錢二百故有是命仍遣使臣十六人分置場以內供奉二人提摠之自是小民奔湊至有踐死者乃命都巡檢張旻遣軍校領徒巡護賜死者家緡錢無族者官為埋瘞仍令三司常貯炭五七十萬如常平倉遇價貴則出糶之

辛未詔文武羣臣趨朝立班及崇政殿引對官員使臣自今有怠惰不如儀者閤門御史臺劾奏之失不劾奏

并案其罪上封者言近年朝儀頗不端肅有司顧望莫肯舉職故也 有司言按周禮孟冬祀司民唐避文皇諱改為司人今請改玄武冥玄弋玄枵並為真字遣官就南郊設昊天及四位告之詔可

壬申改謚玄聖文宣王為至聖文宣王

甲戌詔前詔開封府毀撤京城民舍之侵街者方屬嚴冬宜俟春月 管勾麟府路軍馬事韓守英言豐州防禦使王承美卒其子文玉權管勾當蕃漢事宜稟朝旨

上曰豐州事繁宜選習知邊事戎人所服者即詔守英
洎知府州折惟昌察承美諸子及詢蕃漢牙校以聞尋
依所奏命文玉為左侍禁知州事承美初被疾遣中使
挾太醫視之今日候其起居附驛言狀及卒贈恩州觀
察使錄其子文實為三班奉職孫德鈞為借職仍詔其
妻折氏得入謁禁中文恭承美長子也承美以文玉為
子奏授殿直既襲任文恭時為侍禁在沂州表訴其事
詔改文恭為供奉官

乙亥遣常參官於麟府置場和市軍糧時河東豐稔米斛百錢戎人以茶一斤易粟一囊州縣利於轉輸不即歛糴故有是命

丙子詔劾管勾國信內臣閻承翰張繼能等坐契丹使在驛輒歸第供億有闕案奏特原其罪自餘第懲罰之戊寅溪洞蠻張文喬等八百人來朝

己卯增冀州公用錢歲五十萬以其當北路衝要也知天雄軍寇準言獄空詔獎之

庚辰知處州張若谷言黃帝任六相而天下治伏觀詔
示聖祖臨降有斜設六位之文以臣參詳必當時六相
也按唐天寶敕三王五帝各有配享黃帝惟以后土配
望於殿內塑六相像并加謚號有司言神靈之事不可
備知所云六相恐難執據其六位仙官望令編修道藏
所增入醮位及於聖祖殿設像從之

若谷南劍州人兩朝史有傳自景德

初已為三司判官此知處州者當別一
張若谷本傳即以為南劍州人恐非也

辛巳謚我眉山僧茂貞曰明果上語輔臣曰茂貞修行

精至每見王公戚屬皆隨其性勸導之多云為善於身
盡忠於君則可以保延福壽長守富貴且預知將亡跌
坐而化此亦可嘉也

乙酉令泗州出官米十萬石以賑饑民又增兵備盜
給蔡州公用錢歲二十萬

丙戌詔天慶天貺先天降聖承天節權止行刑如聞所
在容繫頗衆自今笞杖情輕者釋之情重及須證佐者
責保於外

丁亥立德妃劉氏為皇后。后性警悟，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本末。帝每巡幸，必以從衣不織靡，與諸宮人無少異。莊穆既崩，中宮虛位，上即欲立之。后固辭良久，將降詔而宰相王旦忽以病在告。后疑旦有它議，復固辭於中書門下，請早正母儀。后卒得立，凡處置宮闈事，多引援故實，無不適當。者帝朝退，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之。周謹恭密，益為帝所倚信焉。

此固實錄舊文，蓋垂簾時

奏篇其勢不免如此要當刪修

編聯祥瑞所上祀汾陰后土壇朝覲

壇親奠西嶽廟三圖及祥瑞圖百四十八置龍圖閣下
召宗室輔臣兩制尚書丞郎兩省給諫三司副使刺史
已上觀之王旦常言於上曰臣頃為大禮使所奏祥瑞
臣非親見也據司天監邢中和狀耳願令史官并書其
實

此據遺事錄附編聯祥瑞圖下初
不與此相屬也其有無亦當考

戊子契丹遣使廣德軍節度使蕭裒副使左衛大將軍
齊泰來賀明年正旦

庚寅詔諸路大辟罪或有情款疑互承前皆俟旬終報

轉運提點刑獄司以致審察淹緩自今即日報之從河東路提點刑獄張懷寶之請也 詔自今諸州土貢物

至京令戶部牒合屬庫務先次受納來人遣回候正旦

朝賀排仗別差人齎擎陳列 詔知延州李及蕙蕃界

緣邊都巡使仍給牙隊馬步兵士如無邊警即勿出巡

是歲詔三院御史除差出外任及在京涖它局外定以

六員為制

會要無
月日